

当代外国文学

暗潮

射程

〔日本〕 井上靖

外国文学出版社

69666

暗潮 射程

〔日本〕井上靖 著
唐月梅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根据《井上靖小说全集》新潮社 1973 年版翻译。

封面设计：徐中益

暗 潮 射 程

Anchao Shecheng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9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5}{8}$ 插页 2

198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890

ISBN 7-5016-0001-5/I·2

书号 10208·277 定价 2.70 元

井上靖和他的《暗潮》、《射程》

井上靖在日本文坛是素负盛名的巨擘，在世界文坛也颇有声誉，曾荣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并多次被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由于他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创作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获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

井上一九〇七年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其父为军医，经常辗转各地，后来他在原籍静冈县伊豆汤岛由祖母抚育，祖母病逝后，又寄居静冈县三岛町的亲戚家，自幼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中学时代，井上当过柔道选手。一九三〇年入九州帝国大学法文系，但他无心上课，遂到东京去过读书写诗的生活。两年后转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攻读美学，与同学一起创办同人杂志《飧宴》，并在《新剧坛》杂志上发表剧本《明治的月亮》。他的历史小说《流转》发表后，获千叶龟雄奖。一九三六年大学毕业后到《每日新闻》大阪总社工作，不久，应征入伍，被派到我国华北各地，不到半年因病遣返回国复员，重新入每日新闻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历任该报副参事、学艺部副部长等职。他既有社会部工作的经验，又有学艺部从事美术评论、宗教评论的经历，

这些都为他从事创作打下了较深厚的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创作活动曾中断长达十年之久。战后，他重新拿起了笔，埋头于诗歌创作。一九四九年发表了《猎枪》和《斗牛》，翌年《斗牛》获芥川奖，成为日本文坛一颗迟放的新星。从此井上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创作了大量小说。其小说全集共三十二卷。井上的作品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揭示日本当代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的作品，如反映战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混乱现象的《斗牛》、《暗潮》、《射程》、《黑蝶》等，描写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公害等问题的《夜声》、《桦树》、《方舟》等。一类是探索人生哲理的作品，如以宣扬爱、正义和人道主义为主题思想的《猎枪》、《贫血、花和炸弹》、《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比良山的石楠花》都属于这一类。再一类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内容则涉及日本、中国、俄国、高丽、印度、波斯甚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事件。在这一类作品中，艺术成就最高、所占比重最大的是有关中国历史的小说，如《天平之甍》、《敦煌》、《楼兰》等，这三部作品是他的历史小说中的代表作。

井上靖曾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现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现代文学馆名誉馆长以及众多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暗潮》写于一九五〇年，属井上早期的代表作。当时美国占领当局为使日本成为他们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后方基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以嫁祸于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

力量，“下山事件”便是其中之一。这部作品就是以这一真实事件为背景，描写新闻记者速水卓夫在调查采访这一事件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和成熟的历程，以含蓄的手法，揭示了事件的真相。速水是个年过四十的人，但工作上不得志，婚姻上又很不幸，因而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使他痛感到人际关系的冷酷无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生产生了厌倦情绪。但是，在他接受了采访“下山事件”的任务以后，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与良知使他的心中燃起了执拗地追求事实真相和申张正义与真理的热情。来自各方面、甚至被指责为“共产党的吹鼓手”的巨大压力，都没有使他退缩与屈服，始终坚持从认真，周密的调查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这说明作家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面对现实的巨大勇气来塑造速水这个人物的。正如日本文艺评论家福田宏年指出的：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主张自杀论者，若是共产党则另当别论，而对同共产党无关的人来说，主张自杀论，无疑是火中取栗”。“井上写《暗潮》这样的小说，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是不敢动笔的”。（福田宏年的《井上靖的文学模式》）

《射程》写于一九五六年，是以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混乱局面为背景，写青年采访高男从搞黑市买卖发迹而又破产的故事。作者让这位主人公接受战后黑暗社会的挑战，为了救济自己童年曾爱慕过的、家道中落的女子多津子，甚至超越自己能力所及的“射程”范围去冒险做一笔巨大的生意，终于倾家荡产，彻底失败，被迫服毒自杀。作者在塑造

諏访这个人物形象的同时，精心刻画了战后初期日本的社会生活，生动地重现了战后日本社会黑市市场的情景和人际关系。日本文学教授永丘智朗指出：“井上靖的功绩，在于他把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结果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毫无遗漏地写进了文学作品。因此，倘若将他的作品系统地介绍到国外去，就能使人借此深刻地认识日本战后的历史。”（永丘智朗的《井上靖的文体》）

作者所塑造的速水和諏访这两个人物都带有时代特色：积极地面对现实，却怀着某种程度的孤独和哀伤情绪，然而决不悲观、消沉。作者是通过展现人物的苦楚和际遇，揭示人间的不平，从而对现实社会展开批判的。这不是声色俱厉的批判，而是寓委婉的批判于平静的气氛中，然而这批判却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和睿智的人生哲理。从艺术上看，速水为了主持正义，坚持真理，却不得不冒着被诬为“共产党的吹鼓手”的政治风险；諏访为了捍卫多津子的贞操，自己却献出了生命。作者就是这样通过两个不同出身、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生活环境的人物的行为和命运，或者在悲中求其壮，或者在哀中展其美。这说明作者在传统的美学理念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艺术追求，这就是对进步社会力量的实践作出了积极的肯定。

此外，在这两部小说里，作者在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方法的同时，还采用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比如对速水在严峻的事实考验面前，从彷徨、迷惑、畏惧而愤怒、坚定、奋斗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对諏访在倾听多津子表示要以

自己的贞操换取諏访的三百万元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矛盾心情——从恼怒、愤恨、悲伤而下决心不惜牺牲一切来维护自己对多津子的崇高而圣洁的爱的刻画，都运用了这种表现手法。

概括来说，这两篇小说之所以成功，主要在于作者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继承日本文学的优秀传统，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民族气质，同时采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创造了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新的小说世界，形成了作家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译 者

一九八六年八月于北京

目 次

井上靖和他的《暗潮》、《射程》..... 1

暗潮..... 1

射程..... 145

暗 潮

第一章

速水请了两天假。这两天，他是在沼津的佐竹雨山家里度过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沉浸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之中了。他提着小皮包回到有乐町K报社三楼的编辑部时，已近十一点钟了。

速水到了有乐町，走下国营铁路的火车站台。长期的记者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一站到站台上，他就把视线投向横在站台前方的报社大楼。三楼灯火辉煌；所有的窗户都象黄昏时分那样透射出明亮的灯光。当时，他直感到大概是出什么事了。到了编辑部门口，他看见二、三十名职员乱哄哄地分散在社会部紧里边一个角落上。说实在的，直到他发现山名部长和总编室的一帮子人混在一起之前，他还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呢。

走进编辑部，他才真正感到发生严重事件时所特有的严肃气氛，心想：这可是桩相当重大的事件啊！瞬间，首先占据他脑海的，是围绕国营铁路的整顿，工会宣布罢工，最后政府对此发表了非常事态声明。否则，这么个阵容留在编辑部里，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部里的桌子排成长长一列，速水将皮包放在桌子

的角上，然后向呆在那里的负责采访警察的年轻记者问道：

“发生什么事啦？”

“下山总裁失踪了。你没看号外吗？”

“没看。我刚从沼津回来。”

这事件与速水想象的不同，顿时一股无以名状的凄惨、阴暗的感觉压在他的心头。年轻的记者将乱放在桌面上的报纸翻了又翻，好不容易找出了一张号外，递给了速水。

“只有我们报社出了号外。”

据说 S 社、O 社和 U 社对于出号外有点踌躇不决，本社山名部长则当机立断，出了号外。

速水浏览了一遍号外，然后把凌乱地放在桌面上的晨报的消息清样，粗粗地看了看。这时，酒后眼睛布满红丝的山名部长走到他身边，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回来。两天不在就出了这么多的事，这个社会真可怕啊！”

速水说这番话的时候，站在他身旁的山名，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他手中的报纸。

“怎么样？这件事，由你主管好不好？”

山名用他那天生就没有抑扬顿挫的平静的声调说，然后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开，投向编辑部办公室的一个犄角。

“负责采访警察厅的主任记者赶巧去了北海道，位子空着呐。不过，采访警察厅的还有笥和东野村，总可以设法进

行吧。我想请你负责的，不是警察厅。编辑部的三个人忙得不可开交，这事件还要进一步发展下去，无法从这里抽出人来。”

山名在说服别人的时候，总是这样耐心地绕着弯子，轻声细语。

确实如此。一些重大事件，比如帝银事件①、平事件②尚未解决，依然留下个尾巴；从苏联遣返回来的人在各地拒绝乘车，全国各地的工会对强行整顿国营铁路，表面平静，实际上却孕育着一场可怕的风暴。无论哪桩事都不容忽视。就算不发生这些事件，实际上三位副部长也不可能承担更多的新事件的调查工作了。

然而，山名对速水说“你作为主任记者主管这事件吧”，话里还含有另一层意思。这使速水感到痛苦得有些揪心。

速水卓夫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还在担任社会部的机动记者，说阔气倒是挺阔气，说安闲也蛮安闲，可是从年龄来说，在这个没有头衔的位置上，慢慢地便产生一种孤独感。山名平日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山名不愧是山名，富于人情味。他是想说：不要总是傻里傻气的，干到这份儿上也该干出点名堂来啦！

① 帝银事件，指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一个不明来历的中年男子来到日本帝国银行，以奉美国占领军的指示为名，让银行职员服斑疹伤寒预防药而毒死十余人的事件，事件真相尚未查明，一说这是一次细菌武器的试验。

② 平事件，指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福島县工人为了抗议政府镇压而占据该县平(地名)警察局的事件。

在同期进入报社的同学当中，速水落在了最后。好几个同学已经当上了部长，而他还是个平庸之辈。而且，不知不觉间，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这样一种凝滞的气氛：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出现奇迹般的变化。不知怎的，他悄悄地接受了这种印象，自己已经失去热情，究竟要不要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也就很难下决心了。他身穿方格西服，样子自然大方，细看还很潇洒，远看却总露出破绽。他一喝酒，脸上就显出非常寂寞的神情。即使不喝酒，独自一人在站台尽头候车的时候，他的背影也仿佛在风中摇曳一样，给人一种无依无靠的孤独的印象。在这个社会里，象在办事粗线条、大刀阔斧的报社里一样，人要拔尖，就得排斥别人，自我扩张。而他这种风采，不免是要吃几分亏的。

他工作认真细致，无懈可击。但是，他却没有把整个身心都投在工作上的热情。他平时总是清醒的，仿佛经常被一股不知从哪儿来的邪风不断吹刮着似的。作为社会部的记者，要说这是致命的弱点，确也不假。

二十多岁时，他结过婚，婚后两三年就离婚了，至今仍过着独身生活。他的遭遇，自然而然地给人一种仿佛他身上缺少什么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反而让人感到他不可能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

很多时候，他在社会部里也是孤立的。他并非不善于交际，可他却从未被年轻人簇拥到有乐町去举杯痛饮。社会部的记者，曾有过多次欢快而放肆的聚会，而他总是躲得远远的，也从不过问这类事。报社领导凭这点就认为他没

有领导别人的能力。

然而，在年轻记者的眼里，他似乎很有吸引力。每年春秋两次新闻休刊日，社会部召开联欢会时，聚在他周围的年轻记者最多。因为年轻记者都抱着这样的心情：若不是这种机会，哪能同这位气质非凡却怀才不遇的老前辈慢慢叙谈呢。另一个原因是，年轻人有一种下意识的欲望，总想接触一下他那股闭锁在内心的消极的莫名其妙的冷漠劲儿。这一事实也是无可争议的。

已是两三年前的往事了，他在一次宴会上，曾空前绝后地走嘴说了一番话，表露了自己的人生观。

“记得小时候，不知是母亲还是女佣背着我，让我去看一口坐落在庭院犄角上的老井。井很深，井口长满了羊齿草，从井口可以望见井底窄小的水面。我觉得那里仿佛放置了一面生了锈的小镜子。要是现在，那不算什么事，可那时候我才七岁啊，我觉得毛骨悚然。多么可怕啊！虽是个孩子，却觉着受不了。怎么说呢？在这样的地面深处，竟有一面镜子！当时好象有什么东西跳入我的心中，它对我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影响。”

他这个人喝酒越多，脸色越苍白，所以，谁都难以判断他究竟醉没醉。赶在节骨眼上，他竟象着迷似地说走了嘴。他霍地站了起来，不料身子支不住，摇晃了几下，就歪倒在围坐在他身旁的年轻记者身上。这时，大家才知道他是酩酊大醉了。

“倘使没有这种事，我二十五岁就会打破朋友的眉心，

三十岁就会参加左翼运动了。”

尔后，大家都想把他抱起来，他却拂开大家的手，又说，“三十五岁我就会被女人弄得神魂颠倒。到了四十岁，就扬名于市井啦！”

他无疑是在发脾气，可声调却象唱歌，实在不可思议。就象是战前学生唱满洲的歌曲，充满着感伤和愤慨。年轻的记者们从嘈杂的谈话声与歌声中，断断续续地听见了他的声音。当时，人们感到少言寡语的他象找到了排泄口，借着酒劲儿，将平日心中的积郁一一倾吐了出来。

依当时他的说法，这不是幸运不幸运的问题，而是一切都处在他的对立面。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平日是怠惰的，无精打采的。看起来，至少是待人生采取被动的、旁观者的姿态，这似乎早已养成习惯，终生难以改变。

这种类型的人，是不能干一辈子新闻记者的。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所承担的工作。虽然他对事业的追求并不那么执著，可也不是如今初出茅庐的记者所能仿效的。只有在“满洲事变”时就已过着记者生活的老记者，经过磨炼，才能具备这种耐性。纵令自己没有磨炼，也自然会熏陶出来的。

“怎么样，试试看？”

山名这么一问，速水无言对答。他嘴里依然叼着一支香烟，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虽然山名的一片用心使他感到温暖，但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无须感恩戴德。

当天夜里，除了值班记者以外，还决定让速水和石井副部长在报社值班。山名和其他编辑，以及许多记者都乘末